

故训材料 的鉴别与应用

朱承平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训材料的鉴别与应用/朱承平.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1.6

ISBN 7-81029-980-8

I. 故... II. 朱... III. 汉字:古文字-考释

IV.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2266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5262 85220289 85225277

发行部 (8620) 85223774 85225284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发行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9.75

字 数:548 千字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暨南大学“211”工程
“汉语言文字学与海外华文教育”
项 目 成 果

内容提要

本书讲解自清代乾嘉以来在国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考据学方法。对正文训诂、古注旧疏、古代辞典、音释反切等四种文献故训类材料作了全面分析，深入探讨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存在方式以及变化形态，详尽地介绍了这些语料在古籍校释中的作用，重点说明如何辨别、搜集和运用这些语料的具体方法，内容涉及校勘、训诂两大领域。本书以条例的形式将各种鉴别方法和应用方法进行分类、归纳、整理，条目清楚，校例丰富，操作性强，便于学习掌握，翻检查阅。

这是一部系统地研究考据学方法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学习考据学方法的入门书，该书适合文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使用。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正文训诂	(1)
第一节 正文训诂的形式	(2)
一 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2)
二 正文形式训诂的存在方式	(3)
三 训诂形式正文产生的原因	(6)
第二节 正文训诂的应用.....	(12)
一 正文训诂的训诂方法.....	(12)
二 正文训诂的校勘方法.....	(22)
第三节 正文训诂的甄误.....	(23)
第二章 古注旧疏.....	(27)
第一节 散逸旧注.....	(28)
一 散逸旧注的搜集.....	(29)
二 散逸旧注的版本家数.....	(53)
三 散逸旧注所释原位的判定.....	(59)
第二节 两注混同.....	(62)
一 两注混同的表现.....	(62)
二 两注混同的原因.....	(65)
三 两注混同的离析.....	(71)
第三节 经注底本乖异.....	(89)
一 经注底本乖异的表现.....	(90)
二 经注异本合刊的影响.....	(95)

三	经注底本乖异的辨识	(99)
第四节	古注的应用	(115)
一	古注的训诂方法	(116)
二	古注的校勘方法	(134)
第五节	古注的误释	(165)
一	古注误释的表现	(166)
二	古注误释的原因	(181)
三	古注误释的辨识	(200)
第六节	古注的错讹	(219)
一	古注错讹的表现	(220)
二	古注错讹的原因	(227)
三	古注错讹的辨识	(242)
第七节	经注并误	(282)
一	经注并误的表现	(282)
二	经注并误的原因	(293)
三	经注并误的辨识	(301)
第八节	错误古注的利用	(332)
一	古注误释的利用	(332)
二	错讹古注的利用	(338)
第三章	古代辞典	(340)
第一节	古辞典的渊源承继	(341)
一	词目释词小字所据	(342)
二	辞典渊源承继的辨识	(348)
第二节	古辞典的应用	(353)
一	古辞典的训诂方法	(354)
二	古辞典的校勘方法	(369)
第三节	古辞典的甄误	(378)
一	古辞典错讹的表现	(378)
二	古辞典错讹的原因	(391)

三	古辞典错讹的辨识	(410)
第 四 章	音释反切	(473)
第一节	一字多音的产生	(474)
第二节	音切的应用	(486)
一	音切的训诂方法	(486)
二	音切的校勘方法	(492)
第三节	音切的甄误	(507)
一	音切错误的表现	(508)
二	音切错误的原因	(521)
三	音切错误的辨识	(543)
四	错误音切的利用	(571)
后记		(578)
附录一：主要引用参考书篇目		(579)
附录二：全书细目索引		(585)

绪 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盛行的中国考据学，主要建立在古籍文字训诂校勘的基础上。这种学问以整理典籍、审核旧注、诠释古语、校订错讹为己任，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遗风绪业对后世学人产生了极大影响。近现代学界的杰出人物，获“国学大师”之誉的顶级学者，无不以文字考据为己业，焕赫士林。以训诂校勘为主要内容的考据学在整个国学研究体系中，被视为根基之学，是无庸置疑的。

考据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其全部建立在文献语言材料研究的基础之上。这门学问全凭文献语言材料作论述依据，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学者掌握的材料越多，论证就越充分；掌握的语言材料越全面，就越有说服力。语料的多少和可信程度，直接决定了文献考据的成果，也与学者个人谙熟古籍的程度相关。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中，如果谁能发现一个有说服力的书证，找到一个恰当的用例，就有可能解决前人聚讼纷纭的问题，涣释千古之疑难。因而在现代考据学领域，极易使人产生这么一种误解，认为古籍的“功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自幼的培养，没有继以时日，持之以恒的后天努力，要达到前人的高度，要取得比清人更大的成就，简直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看法未免偏颇。就考据学来说，功底固然重要，考据方法也是不可忽略的。如何获取相关的文献语言材料和掌握运用这些材料的方法，也至关重要。一生致力于古籍校释的王叔岷先生，就曾深有体会地说：“读乾嘉诸儒校讎的古书，要摩挲很久，才体会到他们的校书方法，颇

不便于初学。”〔1〕这句话说明在文献考据学中，摆在初学者面前困难的事情，不是读不懂古书，不是所读的古书能否记住，而是古籍校释方法的入门和融会贯通，才是最难理解和最感困惑的事。

考据方法之所以烦难，不易掌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所有的考据方法都须与用来考释的文献语言材料紧密结合，要熟悉考据方法，就要熟悉文献语言材料。如果对文献材料一无所知，考据方法就必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所依附。用来校释古籍的文献语言材料，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十六种。一是异文类语料，包括版本异文、引用异文、两书异文、名称异文、名与字等；二是诂训类语料，包括正文训诂、古注旧疏、古代辞典、音释反切等；三是文字词语类语料，包括声符字、异体字、连文等；四是语境类语料，包括互文、韵文、文句结构、文例等。这些语料存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古籍当中，涉及版本目录、校勘诂训、辞典古注等各个层面，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每种语料都有自己的性质特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其辨识和搜集都要专门研究。每种语料与待考释的古书文句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联系，都有不同的应用方法。在考释对象相同时，不同语料从不同的方面说明问题，有不同的应用方法；在考释对象不同的情况下，同一语料也会有不同的应用方法，不会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总之，考据方法是由文献语言材料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什么材料就会有什么方法，而不是先有了某种方法再去考虑材料的安排和使用。所以，要研究考据学方法，就一定要落实到具体语料上，一定要注意不同语言材料的特点和它们的应用规律。在现代社会中，古代文献的资料检索工作日益齐备，学者逐渐从繁重的古籍字句检索中解放出来，以博闻强记为基础的功底之说渐渐退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系统的，能够切实反映文献考释规律的考据学方法，就成了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成了考据学这门实证性学科是否能够进入现代学术行列的一个重要问题。

〔1〕 见林徐典《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

考据学方法并非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近几十年来相继问世的一些极有新意的校勘、训诂类书籍，无不把古籍校释方法作为一个叙述中心加以阐述。然而这些书中所阐释的方法，或者限于表面上的泛泛谈论，或者仅在方法理论上作一番探讨，极少有人对操作性极强的考据学方法作详尽细致的具体描绘。这种做法多少偏离了考据学方法论的实用性原则，入门者往往无法在这类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切实有益的工作，有经验的专业工作者也很难从中获益。譬如“以音求义”，是近代训诂学进步的重要基础，但具体考证一本书，一个词，要用什么音义相关的材料，从哪里去获取这些材料，以及怎样运用这些材料去完成这个过程，都没有一个明白清楚的说明。无怪乎在学者们喋喋不休地谈论训诂和校勘方法的同时，却依然有人对古籍考释敬而远之，不敢企及。这说明我们所谈论的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那种把古书中某些训诂条例或校勘原理当作方法论本体讨论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概要性的介绍和阐释，绝对不能代替对具体操作规程的指导。所以，有必要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从文献语言材料本身出发，对古籍考释方法作一番彻底清理，对中国特有的考据学方法来一次真正有益的全面大总结。

本书对故训类语料应用方法的归纳整理，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本书论证的四种语料，正文训诂、古注旧疏、古代辞典、音释反切，都是古人对文献典籍的诠释，是古代词义训诂方面的宝贵资料。正文训诂是著书者对正文词语和书中引文所作的解释，是自释之注。古注旧疏，是后人对前代古书作的词义解释，是他人之注。自注和他注都要依附古书正文而存在，是古书的附属性文字。古代辞典用来解释古书中的字句，它可以独立存在和单独使用。但古代辞典的主要训释对象还是古籍经典中的字词。只要留心查看，不难看出，古辞典中的词目、释词、小字和引语，也多源自古代典籍和前人注说，与自注和他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音释反切，是前人对古书字音的解释。各类音注存在于古代注疏和古代辞典当中，是注疏和辞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音释反切在性质

和特点上都与注疏和辞典中的词义解说不同，所以把它单列出来专章讨论。

在故训类语料应用方法的整理中，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各种语料的主要特点及其与古书文句的相互联系。语料的特点，是语料运用前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应当讲清各种语料的由来，某一语料与古书文句的内在联系，语料的存在方式，它的种种变化形态，搜集这种语料的途径和方法。对于故训类语料，还有必要说明它们的训释方法和训释方式。由于本书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在这里对每一种语料都作明细详尽的剖析。好在有关书籍对此都略有论述，所以我们只在他书未及之处，作一番探讨。二是各种语料的实际运用方法。这方面内容是本书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在语料运用方法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按精确的科学模式来构建各种形式化条例。这是因为不同语料运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各种运用方法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语料的应用方法会依据诠释对象的不同和语料自身的形态变化而产生变化。在一种实用的可供实际操作指导的考据方法中，要体现语料应用的这一特点，必须采用形式化条例逐条说明。形式化条例的另一优点是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深奥莫测的古籍校释方法变为易于理解，便于掌握。清·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首次采用形式化条例来说明古籍中的特殊文例，已经收到较好的效果。其后形式化条例在考据学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这也充分说明了这种表述方式的可行性。三是各种语料的甄误方法。在这一部分，我们详尽分析了各种语料错误的表现和错误的原因，尽可能地列举出甄别语料错误的各种辨识方法。用来校释典籍的语言材料，同样经历了千百年流传，传抄刻写的错误在所难免。如果不加选择而直接采用，就会对古书造成极大的伤害。从本书阐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故训类语料的错误不仅涉及讹衍脱乙各个方面，还与古书正文的错误混同，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对语料错误产生的原因作深入探讨，掌握甄识语料错误的一般方法，是文献语言材料应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企图最大可能地将自清代以来考据学名著中所应用过的古籍校释方法囊括殆尽。我们相信，就所涉及的语料来说，本书已经整理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鉴别应用方法的基本模式，这些方法对专业工作者和初学者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也应当认识到本书所列举的种种考据学方法，不可能就是齐全完备、绝无遗漏的。因为有关古籍校释的书籍汗牛充栋，历史上从事古籍校释的学者不可悉数。不同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语料的认识不同，处理语料和运用语料的方法也就会不同。同样的语料，在不同的考据学著作中可能有不同的应用方法；不同的语料，在不同的著作中又可能有相同、相似的法。有人习惯用这些方法，有人习惯用那些方法，再加上考释对象和考释材料的限制，要在部分考据学著作中，即使是那些令人百读不厌的考据学名著中，总结归纳出能够囊括全部古籍校释方法的条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将整理出来的各种考释方法，依其性质的不同编为不同的小类，各种形式化条例依其应用特点加以编排。我们希望，在一定类别的限定排列下，读者可以依据上下各个条例的提示，揣摩出某些条例之间暂时还缺乏关联的某种内在联系，从而补充和发现那些尚未进入本书的同种语料的应用方法。对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的人来说，本书罗列出来的各种方法性条例，不仅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入门向导，它还是一种提示，一种启发。我们相信，它能够担负起引导读者循序渐进升堂入室，走向文献考据迷人殿堂的职责。

第一章

正文训诂

先秦古书正文中有许多宝贵的训诂材料。古人著述，为了概念明确，表述清晰，常用词义诠释的方式，对自己使用的词语作出明确限定。这时距古已远，著述中引用的古书文句已经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了，要使当时人们清楚书中引文的意思，也必须从文意、词义等方面加以解释。这些保存在古书正文中的训诂材料，就是正文训诂。

先秦时期的正文训诂，是后世传注笺疏的源头。这一时期的正文训诂，基本奠定了后代古书注释的体式，许多训诂方法和训诂术语都得到应用。与后世的传注笺疏相比，在古籍诠释方面，古书正文中的训诂材料更有价值。那些由著书者亲自撰定的对词义和文意的解释，完全切合著者的原意，真实可信，毋庸置疑。由于著者距古书的成书年代较近，正文训诂中对前代古书文句的解释，也显得极为珍贵，备受后人重视。在古书校释的诸种材料当中，先秦古书中的正文训诂，是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

第一节 正文训诂的形式

古书中的正文训诂主要以随文释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与古书文意紧密结合，不可区分。但在古籍校释中，又要把正文训诂与古书正文相离析，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材料加以应用。因此，探讨古书正文训诂的基本表现形式，分析它们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就成了理解和应用这一语料的重要基础。

一 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古书正文训诂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正文形式的训诂和训诂形式的正文。

1. 正文形式的训诂

正文形式的训诂，是指古书正文叙述中所包含的古代训诂资料。这种训诂材料不是用通常词义训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对词义或句意的解释基本上隐含在叙事说理的过程中。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姜曰：‘夫子愾。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陆宗达认为，“莫之止，将不出”，是对“愾”字词义的形象解释〔1〕。又如《史记·郑世家》：“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段，生易。夫人爱之。”按，先言“寤生”，后言“生之难”。“生之难”，即是对“寤生”的诠释。依上下文义，“寤”就不能照字面理解为睡醒。沈钦韩说，“寤”与“忤”同。“忤”，逆也。生子难产，足先出者，谓之逆生〔2〕，即据《史记》为说。以正文

〔1〕见《训诂简论》二。

〔2〕见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卷一。

形式出现的训诂材料，与上下文密切结合，是叙事表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其表现形式较为隐晦，只有反复阅读，细揣文意，才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

2. 训诂形式的正文

训诂形式的正文，是指古书正文中的文句，用类似后来词义说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文训诂。这种文句中释词与被释词的关系比较明确，只要具备一定的训诂常识就可以辨识出来。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按，“政”是被释词，“正”是释词；“政”与“正”还有音同音近的关系。又如《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按，以“畜”释“孝”，是音训。“顺于道不逆于伦”，解释“畜”的词义，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孝”的含义。这类解释性文句，包含十分丰富的古音知识和词义训诂资料，在古书训释中可以直接加以利用，是正文训诂的主体部分。

二 正文形式训诂的存在方式

正文形式的训诂与训诂形式的正文其最大区别，是正文形式的训诂与正文叙事混同，它随着古书上下文意的不同而发生形式上的变化，没有固定的词句训诂表现方式。所以，正文形式的训诂不易被人察觉。要对这样的训诂材料研究利用，就要熟悉和掌握其存在的基本方式。

1. 问语答话存正文训诂例

在论述性的表述中，著者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用步步推进的方式释疑解惑，是古书中常见的行文方式。这种问答对话，不仅存在着对事理的解释，也涉及到对具体词语的训诂。如《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

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仲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间南吕，赞阳秀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按，这是伶州鸠回答周王关于无射钟的问话。内中对阴阳六律的解释，许多与词义训诂有关。如“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安靖神人，献酬交酢”八字，释“蕤宾”。细分起来，“安靖神人”，释“蕤”字；“献酬交酢”，释“宾”字。王念孙说，“蕤”与“绥”，同声而通用。故知“绥”有安靖之义。故伶州鸠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子·天文训》：“蕤宾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释“蕤”，以“服”释“宾”，正与此相应〔1〕。在叙事的文体中，同样也有词义的诠释。如《说苑·辨物》：“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问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按，王子建问“畴”是作什么用的，成公回答是种麻的。种麻的田亩，就是“畴”的词义。《月令章句》曰：“麻田曰畴。”其义正与成公乾之说相合。

在答话人用简短词语回答对方问话时，有时还会用自释其意的方式，明确自己所用词语的具体含义。如《论语·卫灵公》：“子贡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子贡问“言”的含义，孔子答之以“恕”。“恕”的含义不够明确，又再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解释。从训诂的角度看，这就是用下定义的方式自释其词了。又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臣意以为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漚。漚者，去衣而汗晞也。”按，这是淳于意（仓公）给齐王太后视病时，解释病情的一段话。“漚者，去衣而汗晞也”一句，即是在对话中，自释“漚”字之义。

〔1〕见《经义述闻》卷二十。

2. 叙事说明存正文训诂例

古书在描绘、说明和阐释的过程中，也会有正文训诂存在。这是因为古人在叙事中指点、复述、承接、过渡等笔法的应用，以及对上下文意及相关词语的阐释说明，都有可能需要对词语意义加以解释。如《礼记·乐记》：“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按，这是《乐记》开始的一段话，言“音”及“乐”的生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成方谓之音”，是对“音”的解释；“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是对“乐”字的解释。此十八字在上下文中承接“音”的生成与“乐”的生成前后两段。又如《礼记·曲礼下》：“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按，这段话讲了对不同年龄人的不同要求和不同行事方式。其中“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壮”、“四十曰强”、“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六句，是对各年龄层次的人的不同称谓，也是对这些词语意义的解释。

3. 译文改写存正文训诂例

前代古书，有整篇大段的用在后世古书中，被后世所袭用。后人在承袭前代古书时，一般会将前代古书中的文句，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改写成为浅显些的词句，以便和自己著作融为一体。这种改写过了的古书文句，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前代古书词义训诂的认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训诂材料。如果能将前后两代古书中的有关文句互相对比，便可以得到许多正文训诂材料。如《尚书·大诰》：“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赉，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按，这是《尚书·大诰》的首段。这近百字的文句，全为王莽《大诰》承袭。《汉书·翟方进传》记王莽《大诰》：“惟居摄二